

南村草堂文鈔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二

新化 鄧顯鶴 湘臯

船山遺書目錄敘

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 周易大象解一卷 周易

稗疏二卷舊本三卷 四庫本四卷 周易考異一卷附稗疏後 周易外

傳七卷 書經稗疏四卷 尚書考異見書目未 尚書引

義六卷 詩經稗疏五卷舊本二卷 四庫本四卷 詩經考異一卷

附協韻辨 詩廣傳五卷 禮記章句四十九卷 春秋稗疏

二卷 春秋家說七卷 春秋世論五卷舊本二卷 續春秋

左氏傳博議二卷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又名授諸生講義 四

書稗疏二卷舊本一卷 四書考異一卷 讀四書大全說十

卷 四書詳解未見 說文廣義三卷

凡經類二十二部已見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見二

部無卷數

讀通鑑論三十卷 宋論十五卷 大行錄未見

凡史類三部已見二部都四十五卷未見一部無卷數

張子正蒙注九卷 近思錄釋未見 思問錄內篇一卷外

篇一卷 侯解一卷 噩夢一卷 呂覽釋未見 淮南子

注未見 黃書一卷 識小錄一卷 搔首問未見 龍源夜

話 老子衍一卷 莊子解三十三卷 莊子通未見

思鼓歌一卷 相宗緒索一卷 三藏法師八十規矩論

贊

凡子類十七部已見二部都五十一名未見五部無卷數

楚辭通釋十四卷 薑齋文集十卷 卷一論三首傲符命一首連珠二十五首

書後二傳二首行狀二首墓志銘四首記一首卷三序五首

九彌卷七賦五首卷八賦三首卷九像贊一首 薑齋詩

雜物贊十六首銘十一首卷十家世節錄八則

集十卷 定稿卷四柳岸吟卷六道興詩卷七和梅花百詠

卷八詞 雁字詩卷十傲體 薑齋詩餘三卷 卷一船山鼓棹初集

卷三蕭湘 薑齋詩話三卷 卷一詩譯元坤詩經稗疏卷二

窗漫 憶得見 薑齋外集四卷 卷一船山制義卷二船

記論外編卷四龍舟會雜劇舊日又有買微稿訛濤 夕

堂承日八代文選十九卷 八代詩選見 四唐詩選見

凡集類十部已見六部都六十三卷未見四部無卷數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百二十三卷著錄於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尚書稗疏四卷曰詩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春秋稗疏二卷凡六種存目於四庫者曰尚書引義六卷曰春秋家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論二卷曰四書稗疏一卷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子解三十三卷曰楚辭通釋十四卷曰正蒙註四卷曰思問錄二卷曰侯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集詩餘詩話復有數卷皆奇零不成部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知舊刊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嘗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密鏤木嘉惠來學以是強聒於人無

應者道光己亥寓長沙時方輯沅湘耆舊集徵求先生遺詩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歐陽君兆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仝具藏

各種遺書於家世全將謀壽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雕於長沙以校讐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勛其後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十八種都百五十卷書

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僭書其後曰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歿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造言墜緒不絕如縷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妬孔鄭諸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蔽也雜於讖緯墮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晦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折衷宋世眞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剽取先儒刪落踳駁謬悠之論以爲異

而一二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爲高論
狂警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鄙先生憂之生平論學以漢
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原本源淵尤在正蒙一書
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揀來茲之失如皎日麗
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逮庶者
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未由
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
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
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
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
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

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
甲中後崎嶇嶺表備嘗險阻旣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
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
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樂觀生居以終故國之戚生死
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況
生同里聞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
有整屋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
似二曲貞晦過夏案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
生顧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羔幣充庭干旌在野雖
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 天子動
容其志易自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猶嗣絕跡人間席棘館

茶髯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
沒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敬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
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
不傳後生小子致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 當代經師
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爲空談蓋
經學至 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
先生所已言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
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袁輯 國朝
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
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
中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

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

周子全書目錄序

右鯁溪先生全書九卷首錄二卷末一卷不入卷數第一卷曰遺書一爲太極圖太極圖說第二卷曰遺書二爲通書二書皆朱子註別有集義發明謹遵

欽定性理

精義原本兼採用道州家刻詳審校訂第三卷曰雜著爲古今體詩三十一首爲雜文六首爲書帖六首爲題名十則以上皆先生自著第四卷曰附錄爲贈荅四十三首爲題詠三十首爲祭文六首爲題名五則第五卷曰紀述一其目爲文徵一凡宋文十七篇第六卷曰紀述二其目曰文徵二凡宋文五篇元文五篇皆略案年代敘次第七卷曰紀述三其目爲典章一第八卷曰紀述四其目爲典章

二第九卷曰紀述五其目爲典章三卷末曰撫錄則凡宋
以來及近日之詩文皆在焉先是顯鶴以近人所刻圭齋
文集燕雜釐而訂之爲十八卷補遺一卷刊行見者以爲
善本因思周子大儒誕生吾楚而其遺書文集苦乏精刻
明代自嘉靖萬厯以來州守魯承恩王曾李嶧慈諸人刻
行之本久不見惟道州舊刊濂溪志麻沙板本幾不成書
近先生二十四代孫誥家刻較勝原本而編次亦未盡善
顯鶴生長邵州爲先生權守過化之地自來濂溪僭充院
長旣求先生詩編入沅湘耆舊集前編因取先生閒坐小
窗讀周易句名其齋爲讀易窗意又以先生興起邵學吾
邵人尤不可無書而事體重大未敢輕舉去歲以圭齋集

寄贈吾友黔陽學黃虎癡本驥今春覆書盛稱是集重刻之功而以周子全書關係尤重從與卒業因取濂溪家刻詳審編次釐爲九卷而別錄史傳事狀墓志謚議崇祀追封年譜遺事之類爲首二卷冠以四庫總目提要與先生遺像敬謹鋟木名曰周子全書以先生平生精蘊全在圖書二種當與六經四子並垂天壤今旣校刊全集不能不以二書編入故易集爲書體例略倣呂涇野周子鈔釋而變通之詩文則稱雜著以原非先生所畱意且其中又有手謁題名之類不得以詩文概也四庫總目以謂宋五子中先生書最少而後人辨論亦惟先生書最多朱陸兩家無極大極之辨至於今斷斷未已度周卿所云百世

之下或有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
刻成敬書其校刊緣起年月如此自知僭妄無所逃罪然
於後生小子求讀先生書者亦未必無小補也道光二十
七年歲次丁未五月己卯朔辛丑日新化章顯鶴謹識於
古希濂堂之讀易窗

圭齋文集目錄序

右楚國文公圭齋集十六卷古今體詩各體文大凡三百三十九首以道光二十六年秋刊於邵州東山講院先是顯鶴輯沅湘耆舊集徵公詩入前編求所謂圭齋文集揭序四十四卷宋序二十四卷之本久佚惟明成化閒公防里族裔所編之十六卷本尙在人閒國朝四庫全書目錄所云江浙採進本者是也嘗展轉購索之江浙書肆無所得其篇第先後不可得而知矣今湖以南所行之瀏陽紹文堂本亦十六卷顧其書編刻失次譌謬滋仍類坊閒書賈所爲且其中多淺人贗作羈亂蒙有惑焉案古人別集類稱詩賦而魏志曹植本傳稱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

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此本卷一冠以賦四首次以頌一首原未爲失顧頌亦詩也近人以經進篇章弁集名之曰頌以示尊崇若單章寥寥偶名爲頌而別編之未之見也五言古詩七言歌行皆古體詩也後人通稱五古七古惟元遺山集七古之外別出長短句而鐵崖西涯皆以樂府擅名遂別著錄稽之唐以前若工部太白長吉昌黎諸集樂府琴操皆雜於五七古長短絕句中無別出者至鮑參軍集樂府別爲一卷則後人所編非原本也若排律之名古未嘗有尤不宜編次在前此本卷二曰五言古詩實則五古止二首而以五字小詩四首足之總曰五古又次則七言律又次則五言排律通爲一卷非法也卷三曰七言

絕卷四曰歌夫古人以歌行名篇如太白昌谷集亦稱歌
詩無單以歌名者今核卷中所錄皆七言古詩也而專名
之曰歌後又次以雜體名號及求所謂雜體者則古樂府
一首漁家傲詞十首也於後忽又贅以七古一首其惑滋
甚古人文集原統詩文而言專以文論有詔誥書疏表狀
論辨說贊序碑銘哀誄各體之異求之於唐宋古文家如
昌黎集首表狀次序記次碑銘次哀誄廬陵集首書疏表
啟次論序次碑銘次祭文大抵以是爲敘此本以經義策
對詔誥萬方冊上尊號及表進三史大典之文次於墓志
哀詞之後而以本傳世系附錄卷末先後錯亂尤不勝糾
點畫譌俗字句脫漏又無論已顯鶴不揣瞞昧思欲蒐討

全集重爲排次訂定授梓以傳謀之十年卒卒未暇今年
重領東山講席纂修郡志之暇稍取其篇次第之又刪其
廣作若干首與邵陽學彭君彥深言彥深好古有識深以
余言爲然因出其所藏碑版有爲此本未見者亟錄以示
復命兄子瑤琰兒子琮發篋得公遺文若干首依類編入
詳審是正付梓凡三閱月刊成又敬錄 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簡明目錄元史本傳行狀家傳像贊先世神道碑銘
與夫方志選本各傳及宋彭序跋於前爲首卷其續刻諸
序跋則附錄於後爲末卷題曰瀏陽紹文堂原本示不昧
所自也刊成敬書所編目錄後以告當世之能讀公集者
至公之文如江河萬古與廬陵並行不廢文獻序所云上

則爲德星慶雲下則爲朱草醴泉亘萬古猶一日者烏乎
盡矣豈末學小子所能贊一詞哉惟是公文散見元文類
元各家詩文別集及著錄 國朝四庫全書者爲目甚多
坐少藏書無由編輯昔夏醴谷提學序公集有云公之文
天下之文而非一家之文也凡生公後者皆與有責焉尙
當問之內府求之海內士大夫藏書家俾後生小子讀公
集者無缺略不全之憾至哉言乎此今日皇然編訂之苦
心不能自己也好古君子尙思有以惠我是歲秋七月甲
申朔己酉日新化後學鄧顯鶴謹識於邵州之東山講舍
附錄鄒叔績書承獲開成石經全部並欲與相臺五經
參校同異繕成善本刊行使湘中人士共識古經眞面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二

十

目嘉惠未學良匪淺魁惟祝吾先生九十朝朝讀五經
也凡事爲之則成楚寶增訂耆舊全集寶慶府志以及
圭齋文集周子全書其明證矣此事吾預知必成至爲
慶幸圭齋集得先生爲之舉正刪削其功不細但尤有
願質者賦之後卽繼以詞考之古人詞賦本爲一體觀
文選所收漢武橫汾之作淵明歸去來詞皆近於賦是
也後世以詩餘爲詞所云詞曲是也今集中賦後所錄
之詞乃詞曲之詞頗爲不倫似當附之詩後不則退居
卷末其當卷尾諸作不以詞名者反近於古人之詞迤
以當其缺可也又經疑書義二篇卽當時場屋應試之
文似不可居於詔冊之先明初八股猶是經疑體久之

爲成宏諸公之作尙有大結以至於雍康閒今則爲庸
爛墨卷故今之庸爛墨卷卽元明之經疑也不存亦可
存之以識當時之體圻之卷尾其庶乎策問亦當居表
奏之次太廟祝文與祭初祖先祖之祝文一爲家一爲
國大小雖殊其爲祝文之體一也似不可離而爲二後
生小子非敢故爲譏譏實欲居質疑辨難之列因忘其
固陋妄抒管見冀加教正焉平生拙黷屢蒙宥獎諒不
以此爲嫌也漢助謹白

圭齋文集補遺序

是集刊成從友人處復得江西新刻本有增入各體詩文
二十一篇中多碑版大文皆拙刻所未有亟爲補錄以類
附各卷之末通爲補遺目錄如右而拙刻所增之鑑湖歌
道州路重修濂溪書院記金華宋氏石刻世系記周此山
集序浦陽人物記序河平碑記補許先生神道碑銘方安
人墓道碑銘凡八篇亦江西本所無以是歎先生文集散
佚雖多其精氣長存天壤今宋序本久佚而成化本尙在
人間所散見各書如元文類各省郡縣志及日下舊聞鐵
網珊瑚等籍都非秘冊此外故書雅記琳宮梵宇所存必
多惜無有人徧爲搜輯裒成完帙爲可惜耳李君祖陶余

曾一識其人其時不知有序刻是集事未及共爲商榷今
閱其校刊跋語所稱增入之文往往勝於原編諸序記是
亦多所遺漏之一證其言甚確但其所云詩中編次未當
各爲改正者則仍寡所是正又其中淺人贗作一律登載
殊未若拙刻之稍有決擇猶不失爲矜慎之意爾博雅君
子合二集而互勘之匡其不逮補其缺略是所厚望云是
歲冬十有一月小寒日顯鶴重識於東山精舍之讀易牕
是集補遺刊成後又從龍虎山志採出太清玉虛樞星
門銘文一篇江夏陳氏楚帖採出與伯溫書一首依類
增入而補遺目錄所列之王氏先德碑拓本尙未獲見
爾後續有所得仍次第編入云戊申立秋前三日又識

蔡忠烈公遺集序

憶弱冠應省試至長沙偕仲兄雲渠顯鵬謁蔡忠烈公祠墓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并序及武進趙恭毅

公申喬所譔墓表祠堂記肅然起敬淒然欲涕道光己丑余重修楚寶於宦蹟門增輯忠烈公傳又念周氏楚寶爲忠烈公督刊讀其序益令人神往因思搜輯其詩文并各家傳志弔輓之作合刻爲忠烈遺集上元陳子言元富告余曰公不有悔後集在乎余嘗讀之如冰花鐵鏽逼人公天人也

不圖其詩之妙乃如此冷豔亟徧索藏書家不得今年春晤趙蔭甫明府亨鈐於長沙語及明府躍然曰余蓄此志久矣取饒衍所藏一冊鄭重出示則悔後集也頂

禮捧歸置案頭焚香雒誦一過如聞玉筍山吟九歌成四
山忽啾啾若嘯嘯聲不僅忠烈心肝如揭須眉如生已也
公集自序始於崇禎壬午正月五日次年八月二十六日
公殉城死蓋距編詩之時未二載云是編重刻於康熙壬
午後公死時六十年排次凌亂殆非其舊矣余乃以意重
加差排又徧搜志乘及各家私集凡有關於忠烈事蹟者
都爲一集方謀授梓忽於友人左仲基宗植家廢簏中得
其先世手鈔忠烈公行狀殘本蛛絲煤跡閒黜黜黷竭
目力纔能辨識而忠烈當日殉難情事及居官本末守禦
方略委曲詳盡纖細不遺多世所不傳乃歎向之知忠烈
者猶未盡也行狀爲公子知遠作公無子此其所後之兒

子也文凡七千餘言前缺二葉與諸家記載略同其敘次
南北兩撫軍畏蕙退縮棄城逃遁不遺餘力所稱北撫卽
承天巡撫王揚基南撫卽湖廣巡撫王聚奎俱見本傳與
史合獨於尹先民無貶詞蓋先民與公誓死守公倚之如
左右手武夫不知大義城破力屈而降耳卽明史亦止言
先民出戰敗還賊奪門入先民降無他詞自丁中丞思孔
墓表有先民翻城應賊之語而恭毅公則謂其與吉闕陰
輸款於賊及出戰詐潰引賊逼城下末又云讀郡志山陰
宋俊爲公傳其言公被執乃先民誘而縛之審如是則先
民眞狗彘之不若矣行狀乃言先民降後哭曰吾豈負蔡
公者吾終必死死當斷悞國者之頭所謂悞國蓋指王聚

奎也其異詞如此竊疑行狀出公子手今按篇中所載年經月緯歷歷如繪證以公集中詩詞無不脗合末云今春從父至星沙舊役張啟元引從父拜墳上其得詳當日事乃啟元及百姓爲從父述如此又云有陳嘉祥王正期者自裹糧護公骨偕從父來其見大母及母述公死時狀猶哭不可止云云是當日見聞親確宜可信若丁趙二公墓表採自各家記載而宋傳尤爲恭毅所本因復取宋傳讀之其中頗多不實宋傳云時太守堵允錫先事入覲公時以推官權知府事而行狀則云九月郡守堵公以覲行公雖不視篆而郡事頗仍交併今案公集有送堵牧遊北上詩及序并無權郡事語知行狀之言信矣又宋傳云公之

自大理赴長沙也考崇禎十年忠烈成進士選大理未赴任旋丁外艱服闋還長沙故公集中壽周石拙詩有滇池不可到使我來長沙語非至自大理也又云與其弟奉太夫人行至郡聞流賊及江黃因遣弟送太夫人歸尤爲失實考公爲司理時將有督運通州之役因遣婦奉母歸集中有通州之行不果而老母已歸言愁四首又有堵牧遊以湘水清祖我去通州詩其明證也至公兄弟三人序居季亦屢見公詩而宋傳則謂公有弟其言之鑿空難信如此而恭毅卽據其語以表墓固宜其與行狀不合也先民武夫亡國之虜何足深辨特以見戎馬搶攘山谷騰沸時傳聞異詞紀載多失實爲可歎也行狀又言從父欲開墳

取骸骨歸百姓依依不能舍舊守堵公通判周公重違百姓意乃具衣冠藏於故處改醴陵爲理靈爲銘志之是公骨已歸閩今案劉友光祭公文有云六月十一日公兄元昆馳義輿堵公所撰墓銘來始知以是日虛葬公於郡城之醴陵坡友光字杜三攸縣人亦名下士與公爲詩友今集中有鄂城寓中劉杜三函寄酒卮詩言虛葬則其歸骨可知又與行狀合今國人皆信公墓在此絕無有知當日歸葬於晉江事丁趙二公去公死時差近亦未深考何也元昆公母兄集中書扇頭送元昆兄歸舍詩卽行狀所指之從父其人也又行狀載公題李忠節公祠壁詩有許多上座薪誰徙正在中流楫自呼之句詩不見悔後集今從

寧鄉王氏得一殘缺鈔本中有此詩題作淶江道中楫自
呼呼作悲亦載長沙府志今集中補遺一首是也又考當
日從死九卒僅淶國俊一人見明史本傳及他記載餘無
考行狀於國俊之外有李師孔陳賢二人姓名皆方志所
未及此文出可補史傳之缺可訂記載之譌得非忠烈公
靈爽式憑故因余遺集之刻不先不後而出耶噫異已刻
成敬識其緣起於後集不分卷帙凡爲詩一百三十七首
詞三首補遺詩一首文四首卷首恭錄
純廟宸章
次忠烈小像次明史本傳次行狀次墓表二祠田記次別
傳二次祭文次書後則顯鶴增訂楚寶宦蹟書忠烈傳後
之文也次序文四集後附錄逸事二則考異十三則殘詩

跋凌國俊傳殉忠錄序及堵義興以下弔輓諸作此外尙有堵公墓志郭幼隗饌傳桑日昇江門紀遺毛西河饌傳今俱未見俟續求得增入開雕於道光十一年辛卯秋七月其年冬十有二月竣工首其事者易州趙亨鈐蔭甫助之者興國方炳文梅丞鎮海胡鈞竹安義烏陳坡東屏四君皆官湖南縣令有聲繪像則桐城闕嵐斐山校字則寧鄉黃本驥虎癡劉基定子復題籤則道州何紹基子貞皆有功於是書者而編輯則新化鄧顯鶴湘臯官寧鄉訓導時也是歲臘日顯鶴謹識

蔡忠烈公遺集續編序

道光辛卯秋顯鶴有蔡忠烈公遺集之刻其時行狀前幅
尙缺墓志家傳未備又聞閩人言公詩文尙多有悔後集
外未盡佚者山城僻處無從蒐集時恨恨於懷甲午冬龔
春溪學使來視學吾楚學使晉江人與忠烈同縣余私幸
得就試公本末網羅散佚聞所未聞也已而學使同里巴
陵大令曾雲崧維楨去官將歸晉江復與余遇於長沙力
以搜集自任逾年從學使處寄到閩本兩巨冊則行狀暨
堵文忠所纂墓志周通守請旌申文燦然具備詩詞尤多
楚本所未有係康熙時黃君志璋所刊行者黃君亦閩晉
陵人其原序多殘缺中言當日於敝簾中搜得行狀草稿

幾不可辨識及散佚詩詞先後付梓與顯鶴近日蒐羅重刻情事適合既奇矣又言公詩詞及書啓甚多今但刻其詩稿書啓則俟之異日用是知公文遺佚者尙多可慨也
曾君旣以閩刊本寄余又錄示公丙子寄兄書一篇卽黃序所云書啓尙多之一也書凡數千言益見公平日持守道力毅然以聖賢自待非取必於一時者比余旣喜公集稍稍完備因益考公出處本末凡紀傳方志稗乘有與公事牽連關會者詳悉採入纂爲年譜草創未竟適以事來長沙遇南安李君崢嶸於善化縣署談次出示公癸未七月二十三日與人書墨蹟益得證本傳行狀所未及凡年譜中罅漏舛譌此書出遂得彌補是正李君之官滇南迂

道長沙又適爲風阻不卽行因展轉得與余遇若預知余有續編遺集纂輯年譜之舉鄭重相覘者然不更奇哉既摹勒此書上石又續得乾隆閒長沙大守呂君肅高重刻忠烈公弔輓集中所載倪康年忠烈小傳合之闕本及他記載爲前集所未收者共若干篇重爲編次名曰忠烈公遺集續編首年譜次墓志次申文次福建通志人物傳次長沙府志名宦傳次小傳次傳略次募復祠田序次詩次詞賦次丙子家書次與人書次原刻詩序二次重刻弔輓詩序次題跋家書後二次逸事次弔輓詩次後序續有所得仍以次編入年譜凡三易稿而後成與共商榷者爲寧鄉黃虎癡本驥善化勞辛咳崇光暨家仲雲渠蒐輯之勩

且慎同縣鄒永績漢勛之力居多刊行則漢陽司馬義烏
陳東屏坡郴州牧鎮海胡竹安鈞桃源令鄞縣沈栗仲道
寬善化令興國方梅丞炳文皆有功於是書者也丙申秋
八月顯鶴謹識於長沙寓舍

花王閣牘稿重刊序

余往歲客都門過夏時每喜從書肆中借閱古今說部諸書因得縱觀紀文達公閣微草堂各種中時及其高祖厚齋先生軼事閒載其詩世所稱花王閣者也其詩沈鬱孤峭感愴無端讀而喜之爾後往來燕趙間嘗以語人欲求其所謂花王閣牘稿者不可得稍從其鄉人得其登岱及聞孫閣部罷歸諸作益悵悵於懷不能去嗣余爲鴻臚校官適涪生少尉來官斯邑余知其爲文達諸孫也就問之則其家有刊行二本未攜來因促其以書歸取又三年矣昨秋余以試事赴郡涪生亦于役省門偶於書肆中覓得一冊係乾隆甲子初刊本亟屬涪生往購而其家重雕本

亦至湫生因以兩本歸余屬爲校定續刻於是數十年想
望之殷一旦卒業喜可知也詩不多古今體僅百餘首而
先生平生志事與其時朝政水火軍務倉皇家國之故身
世之感無不曲盡其言肆而隱其聲大而遠其意婉而深
明季之言詩者無以尙焉明史文苑傳不列其名藝文志
亦失載朱錫鬯氏明詩綜錢受之列朝詩選均未之及世
遂渺知者竊疑先生一老諸生生當板蕩於時政得失汨
忽洞若觀火而當日士大夫侈然坐廟堂把節鉞効命疆
場者或不之逮宜其言之哀以思也太史氏有言小雅怨
悱而不亂若先生者可以當之矣河間紀氏代有聞人文
達公赫然以文章名本朝比於唐之昌黎宋之歐陽金

元之開明歐虞諸老胡非先生有以啟之哉淞生名樹玢
能詩善書性剛冷有遠致獨喜近余庶幾賢而隱於下位
者斯不愧先生之裔也已

嶽歸堂全集序

有明之詩凡三變而風會所趨每轉移於吾楚文正主持
文柄爲一代大宗雖以北地信陽之氣焰震耀中原不能
上掩茶陵之光弇州歷下僭執牛耳而當時海內求名之
士卽有東走太倉西走興國之語至公安天門出而王李
之勢遂衰詩歸一選天下翕然宗之友夏先生名輩均後
於伯敬而天下稱曰鍾譚至於今不替豈偶然哉先生言
詩有曰淵洞寂歷有曰空曠孤迥有曰荒寒獨處稀見渺
聞如有所失而其要曰善變曰日新微矣哉先生之爲詩
也當七子壇坫方盛屈一世聰明才力奇人魁士震於其
名轉相摹倣其弊也爲虛矯爲膚濶積習波靡無能訟其

失公安起而矯之或不免空疎淺俚之誦先生當風雅淩
替之日慨然以復古爲已任而又生丁衰季不爲世用遭
棄時務冥心曠懷絕幽鑿險入神出天用能救公安之弊
推弇州歷下之鋒一時風氣爲之一變論者謂有名一代
之詩以茶陵倡於前以竟陵殿其後吾楚詩人至與國運
盛衰相終始豈區區求聲調字句之間者可同日語哉先
生性孝友兄弟五人皆賢先生在家胥居恆偕弟妹侍母
同食人直供一日或時置酒相對論學業世事太夫人喜
簪杖出聽自置餅餌佐啖日見汝曹辨論可不須富貴也
以故先生卒無心用世年踰四十始舉鄉試第一旌丁母
艱服闋一上春官不第遂不復出日予我慄慄落落瑟瑟

於寒河荒渚間與漁人蘆子相贈答卒年未六十先生卒
後五年而明亡其時伯敬之歿已久則謂先生之詩不殿
一代之終不得也先生嶽歸堂集向有刻本多散佚其裔
孫惺漁縣丞澤愷掇輯詩古文已刻未刻共爲若干卷蓋
經唐陶山方伯譚子受太守所編定者惺漁復以校字之
役見屬置案頭三載矣冷官無事時一披讀如冰花鐵繡
古光冷豔動魄恍心惺漁能詩稱其門風今方以與平遙
功升秩會有永陽之行以書來索云將付剞劂以諗海內
時陶山方伯歸道山久子受太守亦卒官二年矣旣序而
歸之又不能不相與嬋媛太息云

胙餘存稿序

自余歸就冷官凡四方官楚君子多樂觀余其以詩文學行相砥礪交尤篤者亦不數人易州趙蔭甫刺史其一也蔭甫直諒多聞以古人自期許居官廉惠於上官同僚介介然不阿隨不苟合冷面隔俗人憚之顧獨喜暱就余久之蹤跡益密因得具詳其家世與聞其祖德而知蔭甫之賢有自來也去年秋與蔭甫重會長沙臨別出其高祖潛谷先生胙餘存稿一冊屬爲編校蓋其太公所手輯識跋珍藏以垂後者余敬授而讀之而蔭甫先世累葉之清芬與太公仁孝之篤庭誥之嚴具見於是不僅先生之詩足傳已也先生生三歲而孤賴兩世節母長養教誨迄於成

立故見於詩篇發言哀至終身不忘始先生與其兄弱冠齊名先後舉於鄉已而其兄成進士入翰林先生乃不復出躬耕奉母自號潛谷復築精室於城南日奉板輿徜徉色養於其中海內所稱蘇園者也易州爲神京右輔

陵寢所宅神臯沃壤水深土厚風氣淳樸先生家世居此有園林之樂一時名卿碩輔文學侍從之臣扈

躍至

易必過草堂起居太夫人流連觴咏如廟文恭鄂文端陳文勤諸公皆忘分定交形諸歌咏余嘗見其家藏圖冊及兩世節母傳略多康雍時名人手蹟當是時蘇園之名著天下百餘年來風流未沫宜太公追述祖澤鄭重編輯言之有餘哀也元遺山詩云百年遺稿天畱在抱向深山掩

淚者爲人子孫先世單詞隻字手澤所存必加護惜矧先生詩哀然成帙可任其散佚哉蔭甫以翰林出宰繁劇政聲隆隆今方以平賊功擢升州牧其所以綿先澤而慰過庭者正自有在一官之遷轉不足爲賢者重要以見趙氏之門日大而斯集之可垂天壤也旣卒業敬識其緣起以誌蔭甫且質之太公用志嚮社云

竹裕園制義序

今天下言四書文者必歸江右前明則稱四家國初則推石臺皆臨川人也嘉慶戊寅余來桂林館春湖中丞廨齋因獲讀其先集至亦白先生竹裕園經義乃大驚異以爲神變似大士刻鵠似大力微眇超忽則時近羅艾蒼莽堅栗則不滅石臺奄有數子之長而世尠知之者吁可慨也已蓋嘗論古文人之傳者無不至而至者不盡傳苟當時無友朋之采輯身後無子孫之表章湮滅者多矣當明季波流頽靡之會四家出倡爲文社海內翕然宗之至於今不祧先生與其里閭交文止大力尤密宜有盛名於時乃諸子先後以次獲雋赫然爲文陣雄師石臺入本朝

且博高第歷卿貳文采照耀天下先生獨以諸生老鼎革
後遂棄儒服匿迹銷聲甘心肥遯今讀其文湮鬱悲壯可
想見其志事所在蓋先生之心苦矣中丞言其鄉人吳木
虛孝廉云先生文多有借刻大力稿中者木虛能文不妄
語其言必衷所本然則先生固不欲以文重傳不傳豪無
與於得失之故然其文具在又烏能抑之使不傳也中丞
爲先生賢裔誦世德之清芬懼先澤之失墜詳審校訂屬
某一言以告當世以某盲昧困躓何足以傳先生抑聞之
幽光潛德積久彌彰屈於一時伸於後世厄於友朋而昌
於賢子孫其理然也先生父六符府君宰耒陽有異政楚
人至今祀之又聞先生敦行孝弟矜尚名義言論侃侃有

陳同父之風遭時多難閒關跋涉氣不少挫嘗予身遊楚
時演逆未變聞先生名以禮來聘楚中大吏競促裝勸駕
先生峻拒之事具石臺先生所撰傳略此又其大節之不
可滅者因表而出之以見臨川李氏之大非偶然也敢論
定先生文哉

萬孺廬全集序

有才人之言有學人之言才人之言夸夸近於肆學人之
言質質近於俚肆則於道渝俚則於道歉渝與歉皆不可
爲道也有道之言則於情曩於性軌於禮法充識於學鍊
氣於養而要本之躬行心得故無言則已言必衷諸道不
言則已言必信今而傳後否則塗飾爲工彪炳爲富言之
無物猶弗言也聯綴箋疏剽拾語類言之無文言弗尙也
若是一淺才一俗學皆能之非所語於古之立言者也孺
廬先生在翰林三十年厯事 三朝中躋於權貴受
世宗特達之知卒不獲大用先生處之怡然日以著述爲
事今讀其言陳義高而不爲詭激之論訓詞厚而不爲僻

澀之詞馳騁藝圃繩檢自立勃率理窟機趣橫生大而非
夸質而實綺兼才與學之長而無才人學人之習庶幾合
於古所謂載道之文蓋先生之立身行已學問經濟具見
於是不第以其言也先生集向無刊本文孫繼香攜來粵
中李芸甫水部爲之授梓而屬余排次校訂余詳審編定
釐爲十二卷古今體詩凡六卷雜體文凡六卷事旣竣咸
謂余有功於是書不可無言余以謂繼香抱其先集閒關
數千里兢兢欲永其傳卒克成厥志可謂賢已因序而歸
之若先生之言猶非淺人所能規臆也

古杉倡和詩序

宋南渡之際陳簡齋先生以避亂來湖湘寓吾郡久今簡齋詩鈔可厯按也其將至杉木鋪望野人居及別杉木詩所云數株蒼檜遮官道一樹桃花映草廬者卽今之黑田鋪土人所稱乾杉樹是也按爾雅釋木椈櫟注似松又椈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題云杉木鋪而詩曰蒼檜實同類也比年余承修郡志考杉木鋪所在蓋已無有能言其處者彭曉杭學博曰今黑田官道旁有雙杉屹立非其遺跡乎余聞而喜急思往視會去秋八月有長沙之行取道黑田憩兩杉樹下鐵幹銅柯挺然道左古光油然殆千餘年物也擎擎嗟玩不能去因思此種神物日涸跡於風塵雜

還中蕘夫牧子既熟視而無覩高官貴人冠蓋馳逐又不
肯停車坐玩少浣征塵仰其高風古趣乃并簡齋之詩亦
不知作何語可嘆也已歸語曉杭擬作石欄圍之構亭其
上榜以古杉木鋪而別作一祠爲簡齋草堂大書兩詩刻
於貞砥適吾友黃虎癡黔陽書來訊雙杉無恙并以所著
三長物齋長語見示知已篡入湖南方物志竊幸好古有
同心顧其語詳於杉而未及詩以虎癡博覽者奇尙如此
又何以責諸尋常估畢之侶固宜其閱八百年之久方志
別集無一語道及而此杉此詩遂長湮滅於蠻煙瘴雨中
無由自白矣豈不重可嘆哉自來詩人多漫浪湖湘閒如
少陵退之柳州及劉夢得王龍標輩皆託跡沅澧郴湘衡

永閒絕無有至吾郡者有之自簡齋始而邦之人無能稱
道方志且誤入名宦傳子又競爲鄙俚詩詞以附會之集
中名作如貞牟羅江遠軒之類不一而足皆吾郡掌故絕
不之及吁國猶有人不若是之陋也謹案簡齋先生詩以
老杜爲宗避亂湖嶠閒關萬里流離乞食造次不忘憂愛
亦與少陵同其清明詩云書生投老王官谷壯士偷生漂
母家蓋明明以少陵自處傷春詩云廟堂無策可平戎坐
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
霜髮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
犯犬羊鋒欲不謂之少陵不得也少陵詩至夔州而始盛
簡齋詩至湖嶠而益昌今湘潭人士取子美岸花飛送客

句作岸花詩社又於鑿石浦構少陵草堂與退之之祠柳
柳州之祠永夢得之祀朗龍標之祀沅同況簡齋寓吾郡
最久紫陽洞壁閒溪影山光流風未泯而所謂杉木鋪者
巋然尙存祠之與少陵草堂並垂天壤光我湖嶽亦邦人
君子好古之心所不容已於中者也既作歌以張其事二
三君子倡和成帙命兒琮錄爲一冊鋟木并附黔陽三長
物齋長語於後時守吾郡爲孝義張儷卿先生聞之欣然
以修建爲已任且寄書大定黃先生二公先後守郡皆樂
爲吾郡興廢舉墜者也道光丁未八月

附寧鄉黃虎癡本驥三長物齋長語自湘鄉永豐市入
邵陽境有古杉二株霜皮盡褪鐵幹高撐大十餘圍高

十餘丈小枝下拂亦有龍爪擎空之勢土人云枯已百
年仍鐵立如故又十里許復有二杉高大相若皮皴葉
禿生意婆娑反不及道左枯株可入畫境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三

資江耆舊集序

三十年前思華輯湖以南文獻爲一書念搜討匪易嘗自
近始因就耳目所易及者先爲掇拾名曰邵州耆舊集今
兩江總督安化陶尙書語余曰禹貢九江大者沅湘資澧
四水而已沅湘澧並豔天壤資於湖源遠而流長且鉅顧
雖在一隅爲冠蓋所罕及稱者或少余甚嘆焉吾與子皆
資產也蓋廣爲資江耆舊集凡濱吾資者皆得備採擇不
猶愈於一郡之志乎余聽其言爰託始鄒郡及資流經受
之地以次蒐輯自官瀉寧教官又念瀉西密邇資陽吳以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三

前同爲漢縣而楚先耆舊陶郭並稱實產斯土因同連道
牽連附益凡閱二十餘年訪求之力始克成書編輯略竟
適尙書奉 命省墓歸里過余冷署一宿得以就正商

榘補訂外漏其時尙書方以濱江石門潭鄉賢莢江公授
經之所上達 聖聰榮邀 宸翰恭摩崖壁海內所

稱印心石屋者也而是集適以其時告成萊莢山峽間數
百年未宣之祕一旦依附末光炳焉呈露於星日照耀之
際豈偶然哉踰年余亦假歸復攜商老友歐陽礪東詳審
刪定起自明代迄於近世通計三百餘人爲詩四千有奇
部六十卷繕寫成帙今年春兒子琮兒子瑤貢入成均余
請寄送之行以適金陵攜人篋衍將重質尙書謀刊跋以

廣流布然則濱江其遂大顯於世乎昔裕之輯中州集歷三十寒暑僅成卷帙無力刊行後得趙提學國寶資藉始鉸木時以謂非裕之搜訪自至則無以起詞人將墜之業非趙侯好古博雅則無以慰士子願見之心蓋成書之難如此今是集定議之初及竣事之後皆尙書終始主之余不敏特効鈔胥之役云爾敢云有功於鄉里先哲哉

附錄安化陶文毅澍序云禹貢荊州之域言九江者四而未著其目亦不言洞庭洞庭山名見山海經禹貢前半言導水故未及山也大約古無湖名皆湘水經流而羣水入之唐虞以前但稱湘水故君山稱湘山而湘君夫人凡湘之古跡多在洞庭也惟江雖有九而歸併處

在上流如湘之稱三舊矣而澧亦稱九五溪皆入於沅
獨資自一江與沅澧湘若五口然故國策又謂之五渚
也然資雖獨流介沅湘之間而於湘水實相爲首尾三
湘之稱俗以湘鄉湘潭湘陰當之此皆後世縣名徵之
不古朱子以瀟湘蒸湘沅湘易之而蒸湘之口亦不的
蒸本細流湘水所納如郴如淶如漣如瀏如瀉如汨不
下數十水何獨言蒸且古無是說也竊謂湘水在九江
最長且著必綜其首尾核之而後三湘之名可定也湘
出廣西之興安北至永州城外而瀟水自西北來入之
謂之瀟湘此舊說也及至長沙過湘浦而資水分流東
入之謂之資湘地在湘陰一名臨資口卽陵子口古黃

陵廟也又北入湖與沅水合於湖中謂之沅湘此則水經之原文也以瀟湘資湘沅湘爲三湘當爲不易之論惟是資水在九江之中不當孔道冠蓋罕臨詩人墨客往往弗能道故典籍不多見而人文亦蕭索已甚惟水經注記載頗詳其源流與漢書地理志都梁注合而於漣水則注爲資水之別與漢別爲潛江別爲沱相同蓋特筆也其實資水發源都梁稍東納新寧縣之夫夷水夫夷亦出全州與湘源近又北至邵陽納邵水西過新化蘇溪關始東轉入安化境包神山而至敷溪口卽縣治前之伊水又北納善溪水出武陵界善卷祠前自此入益陽過四里河桃花江逕縣治前東北流至沅江縣

入湖漢書注所言流一千八百里者也中間變名爲茱
萸江迸流山峽多在新化安化本益陽地故水經注邵
陵以下卽言益陽也其閒谿谷軒豁巖石靈奇山明水
秀幾於應接不暇大湖以南濱水之蟠互廣矣僕生長
其閒愛書潭上適道光乙未自兩江入 觀 天

子雍容接見旬有四日

垂詢濱江源委及少賤讀

書之所

親書印心石屋四字大小二幅以

賜

命勒石濱江之崖壁於是星日光芒燭照荒陬數
千年之鬱積煥然一開而濱江之 御書遂巍然與

神禹岫嶺之碑炳耀南天海內名山勝水皆競相傳摹
一時稱爲極盛適吾友新化鄧湘臯輯濱江耆舊集六

十卷攜至金陵因捐廉鐫之並附盛事一卷冀與荒山
木石永戴 恩光以紀千秋一時之勝至其詩採及
寧鄉相鄉湘陰則以瀉本盆地漣爲資別而水口分由
陵子臨沅入湖亦與湘爲首尾之意云

宮太保長白裕泰公序云湖以南水禹貢曰九江國策
曰五渚實則沅澧資湘四水而已資流長且大其力可
獨達洞庭而稱名則不及沅湘之著湘臯居資上游乃
綜其地之賢士大夫與夫布衣野老士女方外凡有詩
可采者輯爲一編名曰資江耆舊集起自明代至近日
爲卷六十爲人四百一十有一爲詩四千四百有奇先
是陶文毅開雕於金陵文毅亦資產也頃湘臯以其書

來質旦乞余言余謂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故尤樂
書數語以弁簡端聞湘皋年來又輯沅湘耆舊集將成
其表章先哲不遺餘力如此豈僅資江之光又豈僅沅
湘之幸哉

沅湘耆舊集序例

敘曰在昔襄陽傳耆舊之傳近世司上輯耆舊之詩徵文
考獻異世同揆今海內詩徵之刻殆徧吾楚風騷舊鄉獨
闕焉未備湘中耆彥屢謀而未成推原其故亦有四難屈
宋而還漢魏以降騷壇寂歷代禩餘悠中惟南平陰子堅
振響蕭梁顧疑外來又少並起自餘單章率乏奇采唐宋
而後楚風振矣然襄陽少陵類非湖外所得擥其見於全
唐詩者湖以南不過數家北宋湘陰鄧氏諸老詩散見永
樂大典內府所藏外閒反不及見南宋各家亦止雪磯
叢稿在世餘率多缺佚洪宣以後懷麓一集孤行天壤若
楊文襄何文簡並有千古白石滌燕泉兩集行世寥寥他

更何論至如洞庭漁人高霞居士夕堂老人諸先生當時
奉爲壇坫今且不識姓名石渠天祿渺若雲霄玉律金科
委同草莽今欲遠紹遺聞光我簡冊則上溯之難也家乏
藏書人拙專業高門右族手澤既不輕以示人蠹簡鼠編
下士亦各私其祖父無不視爲奇貨秘比琅函造觀旣乏
鄉導借鈔絕少寫官下至荒山古寺委巷農家村學傳鈔
老僧點壁亦有名章可資采錄自非身歷其地不知又若
定哀之閒多微詞沅湘之地多激響忌諱滋繁嫌畏尤甚
若連冠道人食苦和尙砍柴行者之流聲出金石光爭日
月散在榛莽飄若雲煙鬼神護持流風不墜偶得片語如
獲異珍驚喜狂拜至於泣下凡此之類若沒若滅何有何

亡今欲網羅散失勒成一編則旁求之難也雖有砭砭不
掩璆琳雖有蘭茝不廢菅蒯選樓一開郵傳屬至堆塞几
席蔽錮聰明徐凝不少惡詩僧虔政多累句所恃刪繁領
要搜隱獲奇識鑑不淆取舍斯允若乃矜言瓊博則以高
簡爲空疏矯語性靈則以纖佻爲妙悟馴至淺人俚語累
譯不休逸響孤音古調欲絕夜叉菩薩之句傳遍人間龍
頭豕腹之篇翻疑贗鼎取馮子栗梅花百詠忘劉昭禹四
十賢人一唱衆咻殆難以口舌爭楚風補詩的二書俱坐
此病摭摭雖勤榛櫟未翦固陋實甚遺佚更多則決擇之
難也班固人表差等有九鍾鑠詩品區分有三自來館閣
宗匠各有師承布衣名家實具宗派執牛耳者不定擁麾

旄捧盤盂者不定在韋布壇坫遞嬗門戶攸分支派相承
源流可考惟爲之定其品目論其世次考其家世弓冶之
詳溯其師友淵源之自各以類從位置既定流派自清人
風亦辨若乃漫無區別任意顛倒屈上座與髡流一牀致
老子與韓非同傳進豪門而退素族旣涉攀援之嫌抑鐘
鼎而崇泉石亦坐矯枉之過馴至一人被擯切齒者數世
一目偶乖指摘者千夫以風雅之林成恩怨之府知我罪
我孰得孰失則品藻之難也以茲四難遂成五患一曰濫
收二曰挂漏三曰去取失當四曰評騭不允五曰草率將
事尙望其書成不刊信今而傳後乎顯鶴竊不自揆嘗欲
薈萃湖以南文獻爲一書念搜討匪易當自近始曾就耳

目所易及者先爲掇拾名曰資江耆舊集陶文毅公業爲
開雕於金陵矣已念全楚之大非一道所能賅自湖外諸
郡分隸湖南布政其間鉅儒碩彥通人誼士斷壁零珪湮
邈何限文采不曜幽光永沈此亦闕於采錄者之罪也因
發憤推廣展轉搜索復成沅湘耆舊集而以資江諸名人
仍按時代編入起自洪永至於近日凡得一千六百九十
九人詩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首釐爲二百卷蓋湖以南
文獻略在是已伏處荒村見聞孤陋故家名集十不得一
大懼管昧獲咎書成迺蒙同里諸君子爭先寄貲助刊遂
開雕本宅先祠始於壬寅春仲至次年秋工竣凡費緡錢
一百八十萬有奇昔裕之輯中州集歷二十寒暑僅成卷

帙無力刊行後得趙提學國寶資藉始得鋟木以傳今是集告成實藉諸君子之力顯鶴識闇才疏因人成事敢自以爲功哉謹序成書之始末歲月而條系例言於左簡祈與天下後世大雅君子共證之

徵文者獻當自其鄉始歷觀古記載史部所列若襄陽者舊記零陵先賢傳臨川名士傳錦里耆舊傳楚國先賢傳皆傳其鄉之獻也集部所列若蘇州名賢詠澗東酬倡集河汾遺老詩會稽掇英集宛陵羣英集皆傳其鄉之文也若元遺山中州集合文獻爲一書遂爲一代史歲之本蓋著述家採拾搜討有功國史關係之重如此今仿其意曰沅湘耆舊集亦仍資江耆舊之例也

湖以南水禹貢言九江國策言五渚實則沅湘資澧四水而已而資水入湘澧水入沅湘長於東沅雄於西故舉沅湘而湖以南水盡在是即湖以南郡縣盡在是其曰沅湘者舊集即湖南詩徵之變名也

文集日興散無統紀網羅刪汰總集以興三百以後權輿王逸惟所哀僅楚詞一家四庫總目提要以爲體例所成當以攀庾流別爲始其書雖佚其論尙存文選以下互有得失然選樓初開何遜猶在不錄其詩猶爲近古若師叔楚詞之錄并入九思則以已作入選與徐陵玉臺新詠同唐芮挺章國秀集亦然提要詆之以爲雖有例可援不可爲訓至國秀集前有天寶進士樓穎序而其詩卽列集

中提要以謂一則以現存之人采錄其詩一則以選已之
詩爲之作序後來互相標榜之風已萌於此其言可謂深
切近代吾楚陶垺 國朝詩的彭廷梅 國朝詩選均坐
此病今本以蓄栢爲定差免詩社綱習

洪荒以前無可采錄中古文字簡略萌芽韻語渺焉悠邈
三百以後吟詠備矣然昭明有言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
日月俱懸鬼神爭與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自來談楚
故者以茶鄉爲炎帝之陵九疑爲虞帝之寢洞庭爲黃帝
張樂之野遂乃遠稽蜡辭旁及政典雜引兵法丹書廣成
道要以及解慍阜財之歌履霜水仙之操漢永江廣之什
山鬼國殤之篇無不旁搜遠紹節取斷章意存誇張適形

鄙陋今欲一從刪汰難於託始姑斷自洪永以來迄於
昭代爲一書元以前諸家別爲前編發凡起例自具簡首
茲不復云

選家向多書名惟文選於班孟堅張平子以下皆稱字中
州集祖其意而變之有以官稱者如吳學士張秘書馬御
史之類是也有以名位稱者如禮部閒閒趙公承旨党公
之類是也有以官之地稱者如劉鄧州高博州馮臨海張
偃城之類是也有以名德稱者如常山周先生昂黃山趙
先生颯黃華王先生庭筠是也有以隱德稱者如王隱君
薛繼先之類是也有以異人稱者如擬栩先生明了居士
無事道人之類是也有以其號稱者如劉龍山愚軒居士

姑汾漫士之類是也有區分門戶各以類從者如三知己
南冠五人諸相之類是也有直書其名者如呂仲孚李端
甫王元節之類是也有愛其詩親其人鄭重而諡之者溪
南詩老是也其例甚紛其稱不一錢受之列朝詩選胡道
南甫上耆舊集皆用此法今仿其例冠以官階繫以字號
用表敬恭桑梓不敢直名之意

位尊書諡無諡書官官書其終書其地亦書其著無官書
科目如進士舉人恩拔副歲優貢之類一依 功令無取
別稱惟府州縣學生員及監生仍列朝詩選舊稱曰秀才
國子其餘布衣處士少變其文亦用前例至其人素以字
著不因官顯者則舍官從字其人字本其著而官有事跡

可考者仍舍字從官若平生親故知舊則一例書字字履俱無則直書其名意在表章義無軒輊

世嬪歲遷名流輩出家數既多主名不一人風易淆昔人有云世之選家坐取諸集錄其擅名及子孫方貴盛者爲冠冕若單門逸響附錄一二輒有德色但略去取閒遂裒然大集至問其集中諸公風格高下與詩學源流闢草萊者幾人主壇坫相羽翼者幾人選者讀者皆茫然不知也其言沈痛可爲炯戒湖以南名公全集行世者少今集託始勝國首推一初李先生文章志節卓越千古爲懷麓一集風雅發源所謂高曾規矩也洪永之間學士劉公_三方伯彭公_友信_信尙書夏忠靖公_原昔吾先正尙有典刑宣德以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三

十

後忠宣

劉大夏

恭簡

朱英

名德宿望不必定以詩名若王侍郎

傳楊僉事

廷芳

李敘州

鑑

以下清詞名章體裁略備至文正

公出卓然爲一代大宗論者謂其以金章玉衡之質振朱

弦清廟之音含宮咀商吐納和雅大韶一奏俗樂俱屏老

鶴一鳴啁啾皆廢雖以北地信陽之氣襍却持一世不能

上掩長沙之光而其時同鄉諸君子晉楚匹敵則有楊文

襄公

清

蘇門秦晁則有何文簡公

孟春

石淙燕泉兩集亦懷

麓之亞也此外聯鑣接軫如尙書鄧公

岸

參政嚴公

邵李公

永

數十數輩篇章酬酢具見集中而又有相得益彰

之老友彭民望

澤

與共晨夕蓋其時湖外之吟事彬彬然

稱極盛矣白時厥後龍湖

張治

東雩

廖希

共顯於正嘉之閒

君御龍騰雪濤江盈科競響於隆萬以後讀浯池易舒紫園會

節之作知騷國不少詞臣誦八厓周廷終太穆之編信郢

中猶多高調節禮一集徐一既無愧於燕泉講學諸篇元

亭蔣信劉穩乃導源於擊壤布衣而主壇坫克副洞庭雲

夢之觀洞庭漁人孫宜雲外吏而談風雅足壯五溪六嶺

之色武岡曹一夢邵陽車大任激尚書詞翰或少掩於勛

名劉弄宗伯文章實允符其風節莊天合羅喻况復揚芬

七葉諸黃代有聞人善化接武一門三范時稱名士杜陽

其餘或結社於白下雲水仙蹤傅孔說或偕隱於空山煙

霞痼習龍人此皆湖湘之故事鄉曲之美談也若夫

天崇以後世變漸滋鼎革之閒遺民尤盛無不家函井史

人矢谷音如些密二公

郭都賢陶汝儼

倡社於湘中邵陵一老

車

遇主盟於資峽夕堂

王夫

浩歌猗峒居然正始之音長史

鄧祥麟

高詠鹿厓宛具初唐之格虎塘

劉象賢

須竹

唐端笏

具體

少陵樵隱

朱之宣

江聲

蔣之藻

希蹤坡谷又若馮介烈第一之嚴

冷幽峭郭遺民

金臺

之簡遠蕭疏黃九煙

周星

之馳驟謫詭鄉

艮厓

統魯

之僻苦棘澀長蒼父子

楊嗣昌山松

之奇偉蒼鬱食苦

兄弟

唐訪唐誠

之清厲悽愴斯又各有性情自具宗派者也至

若春容含蓄則有屢徵不起之潘章辰

應斗

沈鬱蒼涼則有

九死不悔之夏叔直

汝弼

清婉深秀則有刻苦自厲之陳耳

臣

五鼎

悽冥清愴整贈雅飭則有沈晦無名之程或委

本雅

潔高老格律渾成則有負氣不屈之王稚潛

嗣乾

幽冷名雋

儻然塵外則有功高不居之陳迺錫宏以及船山諸友洪業

嘉劉惟贊曾副仗節諸君陳來學唐誼周繼聖左行遊業

裴郭履題諸人天民俞一麟吳愉諸人

黎陳五篇王二南苦吟初子覺發一名氏半湮於湖外敦

盤未蒞夫中原列朝詩選明各有千載猶然楚中三戶之

遺自成一家不愧南宋羣賢之目爰爲之拾殘補缺部別

區分或特設一牀或同登上座或編爲合傳或各以類從

綜厥全編驟難更僕敢云張楚莫謂無人若夫衰世之音

哀以思治世之音安以樂諸賢入

本朝後雍容簪筆歌詠太平含和吐氣颯颯乎歸昌之音

疏越之響二百年來各有師承源流備矣就其所見審爲

編錄成例具存不復宣究

世遠代積輩行先後最易混淆今一以科目爲斷恩拔歲貢有年歲可考者亦依科目序列至諸生韋布騷人逸士難以意斷則視其家世交游前後爲次與科目間敘大抵以三十年爲一輩其無可考者則注明附錄卷末而採到較遲者亦一例注載不敢任意顛倒自亂其例惟十七卷之冀閻齋蔣道林皆明儒學案中人因與龍潛之唐子充理學諸人各以類從科目稍淆此又一例也

集名者舊文獻所繫以詩存人亦以人存詩用備一方掌故非爲後學程式也故集中所載不拘一格要以表彰先哲搜剔遐隱爲心不敢侈口妄談輕議前人貽悞後輩也然愚山有云詩如其人不可不慎浮華者浪子叫號者粗

人寫詩者淺癡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眼識者見之直一葉空紙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又云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徒取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詩人鍼砭是集雖不敢自居詩教嚴立程式苛爲去取然市井里巷叫囂輕薄之習在所痛懲上下五百年家數以千計詩以萬計豈能人及西涯之門家服少堂之論總覽全集容有粗淺而必無叫囂有平直而斷無輕薄此則可以自信可以其白者也

徵到諸家全集苦少或出自譜牒或摘自方志或採自巖洞亦有家世寫本坊市俗刻展轉傳鈔參互不一或一題而彼此錯見或一篇而首尾互異疑旣難闕信亦誰從要

惟擇其稍完善者登之比識曲之聽真異買菜之求益比較原本或稍不符覽者諒之幸毋深罪

徵文考獻意在表章論世知人無嫌詳盡集中各傳俱採自史志史志無傳旁及家譜別記其或傳聞失實仍核之本集卽如開卷兩人希翁登第二以爲元統一以爲泰定坦翁末路一以爲戍邊一以爲賜死及核之本集皆非其實因爲之詳細辨證不惜苛四庫之疑糾正史之謬如此者亦非一事故集中諸賢事迹無論見正史與否均不憚一一詳載若其人無他表見則止敘爵里

世族地望昔人所稱土音之操樂工不忘首邱之義賢者尤重故廣陵仍江夏之呼考亭繫新安之號示反本也

先世流寓斯土子孫著籍已久卽同本貫非比外來特有
名篇必爲采錄其有著籍他地未絕本貫者亦開爲收入
如彭襄毅澤以湘陰籍蘭州文總制貴以湘鄉籍東昌郭
太平本以平江籍廣西李解元士英以麻陽籍貴州以及
邵陽車氏籍上元武陵胡氏籍無錫溪州田氏所在著籍
皆是也至閩秀以所適之地爲主方外以卓錫之地爲斷
雖非楚產亦登表而出之以免借材異地之誚

楚詩向無總集今所傳廖氏楚風補楚詩紀陶氏詩的二
書挂漏譌舛不一而足詩的無論矣楚風補見四庫總
集類存目提要以爲其書意主誇多冗雜特甚又疏於考
證舛漏尤多假借牽附不一而足如劉跛子乃北宋人而

列於六朝之際嚴羽乃昭武人而列於三湘之間經其指駁大凡十事今按其謬尤不止此如范浚蘭谿人而以爲澧州周渭蒸城人而以爲桂陽曹唐桂州人而以爲湘州廖正一安州人而以爲衡山余闕色目人而以爲羅田此猶謂仍方志之譌也尤可異者元浙江天台有黃庚字星甫著月屋漫稿見四庫著錄浙江通志廖氏因湖南通志宋選舉表有常寧黃庚名姓同遂以其詩實之則不顧朝代之隔矣金源氏之王庭筠中州集所謂黃華先生者也愛相下山水自稱黃華山主廖氏因南岳志黃華觀有黃華老人并以其名與詩實之則併不顧南北之阻矣又以方志所載長沙好善樂施之許有壬爲許文忠公文忠

著籍湯陰爲有元一代偉人

有至正集八十

一卷及圭塘欵乃集見四庫著錄乃以疆域遠隔姓名偶同之人當之是豈足以爲楚重乎至不知周樸有二人李燾有四人此尤其悞之小者也今本去取詳愼凡若此類概從刪汰

柏傳明代科舉取士之制定自劉公三吾洪武乙丑進士榜湖南至二十三人之多中惟澧州張庭蘭武岡于子仁二人有詩于詩神似太白飄飄有仙氣故世謂之仙去也二人集均佚大抵明代詩集佚者甚多以余所見懷麓堂外有名者亦不過忠靖忠宣文襄文簡數十家而止此外名位昭著若巴陵鄧襄敏公廷瓚道州熊莊簡公繡巴陵

方簡肅公鈍長沙李恭懿公棠零陵陳恭節公純德及祁陽陳尚書公薦名德碩望垂型鄉里都無一詩可采恭節公以身騎箕尾氣壯山河之人且不免於外論其餘更何言矣至一代名集見四庫著錄存目明史藝文志傳是樓書目者甚夥若茶陵尹尚賓一經堂集斗庵集劉一峯衡雲集當時盛行衡陽吳國瑞詩曾選入曹能始石倉歷代詩今欲求其單章隻字亦無有而醴陵徐提學一鳴父子相繼成進士官部曹跡其生平諫南巡忤劉瑾爭大禮爲文簡引重其人氣節凜然其詩風格迺上遠勝七子中吳明卿輩亦可以不朽矣乃迄今無有能道其名姓者余讀提學詩僅得十二首嘗以不見全集爲憾比友人寄到

一冊則已枉是集刊成之後矣吾楚人湮歿不彰多類此
賢達且然況閭巷韋布山林憔悴之士哉發憤創爲是集
或存什一於千百亦不得已之苦心也

有明之詩凡三變而風會所趨每轉移於吾楚文正主持
文柄爲一代大宗固已嘉隆七子氣燄方盛時海內求名
之士卽有東走太倉西走興國之語至公安天門出而王
李之勢遂衰詩歸一選天下翕然宗之亦曄然詆之論者
謂有明一代之詩以茶陵倡於前以竟陵殿其後吾楚詩
人至與國運盛衰相終始然此就全楚言之若湖外諸君
子閉戶閨修多務樸學而厭聲稱尙氣節而惡標榜故始
不附王李以求名終亦不附鍾譚以累名凡七子五子四

十子之目楚南諸老漠然若不聞焉深山窮谷抱奇蘊憤
老死不求知於人而人遂無從知之者多矣茲集所抒往
往不盡其人之長而作者又有不盡抒之憾粉榆耆碩桑
梓英髦諒其顧愚指其罅漏是又卽須之至切者也

楚寶文苑論次云楚自鬻熊發忠敬和嚴之旨而後世始
有子書倚相讀墳典丘索之文而歷代始尊史學離騷振
風雅之衰太極抉義文之秘靡不自我作祖以待來茲天
下文章莫大於楚矣顧不能無深慨者自漢迄今湘澧英
靈類多遺佚其一二傳聞者又復流離鄉土生卒難稽豈
熊子遲暮之氣湘纍忠憤之感楚材晉用有開其先抑洞
庭沿汧沐日浴月九疑二嶽負嶺分天使造物洩而無餘

鬼神忌而不惜乎今集託始勝朝遠遺前代反愛古薄今之習昧先河後海之義知忽近舉遠之非失沿流溯源之旨於典既缺於心靡安老矣旼及姑俟異日竊恐白頭有志青汗無期如其委化一朝遂成千古爰就兒子琮積年所掇拾詳爲審定編次自元以上至漢魏六朝共若干卷爲一集名曰沅湘耆舊前編而以向後所得明以來諸家爲續編勒成全書冀無遺憾里多世族家有藏書務望示知不嫌求假

子厚著先友之傳昌黎重久故之交總角嬉戲老死難忘衡宇休暢歡情易洽先雲渠兄嘗欲輯先世舊聞閭里耆彥爲北山小志以家世居縣之北郭也自兄云亡倏又三

載每思編綴遺文以報地下嗚咽掩卷不能自已今仿其
意凡先世交遊見時師友單章斷句皆爲綴輯家世履系
詳爲載記語不厭煩事惟求實終仿阮翁感舊意竊取篋
中收季川中州登敏之之例以雲渠兄詩終焉後綴佚名
補遺一卷女士方外後幽則索之鬼神下僻徵諸謠諺庶
幾纖細靡遺矣至湘中諸賢文集記敘海內名公歌詠篇
什有與楚事比附者亦爲采錄牽連附存如密公孤兒籲
天錄序亭林先生聞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事詩之類
此又事關清議義繫詩史當謹書於冊者也

詩重將伯禮戒孤陋爲其事必求其功集衆思尤資衆力
顯鶴家世寒素別無嗜好自束髮授書卽喜聞老先生稱說

古今巨人長德鄉邦文獻迨長以詩獲交海內名宿於吾鄉唐陶山丈陶文毅二公尤稱投分憶三十年前與唐丈同寓淮南卽舉湖南詩徵相勉近文毅總督兩江爲余校刊資江耆舊集甫竟而公卒卒前半月手書寄余猶諄諄屬以此事邇來家居多暇日事編刻稍成卷帙凡遊歷所至必以自隨然未敢自謂完書遽希鋟木也念裕之中州集編成二十年始得趙提學資藉付板而漁洋感舊集身後久之雅雨山人始爲開燧古人成一書其難如此老境蹉跎日事大窘縮衣節食無能爲役乃書成今貴州巡撫賀公聞之首先寄助百金於是哲弟柘農待御熙齡與陳堯農水部本欽以書遍抵同鄉諸君子先後寄到多金遂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三

六

開雕本宅凡閱兩年竣事至此書編輯之始所與商榷校訂者鄧縣沈栗仲道寬長沙毛青垣國翰湘陰左仲基宗植搜訪之勤且慎則湘潭羅研生汝槐張玉夫聲玠武陵楊杏農藝之力居多督刊校字則兄子瑤伯昭與有勞皆有功於是書者也其捐資諸公採訪諸君子姓氏及引用書籍具見別簡道光二十有三年歲在昭陽單閼立秋後一日新化鄧顯鶴湘臯謹識於邵州濂溪講舍

校刊楚寶序

楚志之最古者襄陽耆舊傳長沙先賢傳杜陽先賢畫讚
及盛宏之荊州記羅含湘中記庾仲雍湘州記盧藏楚錄
路振楚青今皆無存近代言掌故者以廖鳴吾楚紀周伯
孔楚寶並稱而楚寶爲優俱列於國朝四庫全書存目
顯鶴自授書以來喜聞老先稱說古今巨人碩德鄉邦文
獻念生長湖外欲搜討楚故無如此書求之十數年不獲
自爲寧鄉學官聞黃虎癡孝廉言長沙一士人家有鈔本
可借刊以聞於今大中丞合河康公公喜允爲梓行索鈔
本復無從得事遂寢會桐城李海帆觀察自永州來攜湘
潭周石芳侍郎家所藏刻本見示真不啻獲重寶時中丞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三

九

述職北行復請於方伯長白裕公及官楚諸君子謀重刻
顯鶴獨任校刊之責爰開雕於寧鄉學署冷官多暇日事
披閱又參以書傳記載舊文訂其譌謬彷彿朱子校正韓文
之例爲考異復徧采古書地理志所紀刪節綴拾爲增輯
統附各卷末依類編次以便省覽其有目錄缺傳者悉加
補正閒附按語以諭學者書垂成會余以試事于役省治
以書局自隨復借官書詳加是正凡十有一月而工竣極
知僭越滋懼然於鄉賢文獻庶幾萬分有益方志之廣識
焉道光九年十一月謹序

附錄宮太保長白裕泰公重刻楚寶序著書難取前人
之書而增益之考訂之則尤難著書者自立門目去取

由我猶可避難而就易取前人之書而增益之安知我所增者非彼所棄乎又安知所增者什之九不猶漏其一乎取前人之書而考訂之既難遍得所見之本不將愈考而愈失其真得於此而復遺於彼歟蓋非多聞而識定者不足以語此新化鄧子湘臯少壯時歷覽名山川遍交海內賢士大夫及歸而就廣文一席人以爲官冷而飯不足者湘臯且欣欣然喜曰是可以遂吾讀書之志矣因遍索兩湖掌故之書而讀之期爲有用之學得明季周氏聖楷所著楚寶謂可以備志乘之遺補文獻之缺爲之增益爲之考訂不及一載而剞劂告成抑何用力之勤而書成之速也楚自春秋戰國以來幅輳

最廣及漢以荊州分部唐以山南淮南江南黔中諸道分領之宋置荆湖南北路元置湖廣行省自明迄今遂以湖南湖北爲全楚之界其掌故之書見於記載者有晉張方楚國先賢傳宋盧藏楚錄路振楚青明陳士元楚故略何遷全楚志高世泰三楚文獻錄惟陶晉模楚書廖道南楚記及伯孔是編錄其目於國朝四庫全書提要餘皆佚其籍矣周氏生數千百年後集古今人物勒爲一編其勢不能無漏拾蠹簡於古籍散佚之餘其勢亦不能無誤湘臯爲之增益其漏而不敢自謂無漏考訂其誤而不敢自謂無誤仍附編於各卷之後不欲以己意亂前人成書蓋慎之也其於門目間有更張

亦因時制宜無嫌獨斷而其成就前人之美使二百年
垂絕之書復行於世自皇古以迄前明上下數千年全
楚人物可與白珩爭美者條舉臚列如敘一家譜系可
不謂之多聞而識定者乎至其編書體要則有湘臯增
訂之例在不贅及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嘉平上澣

附錄宮太保裕泰公重訂楚寶序往歲余陳臬六皖時
湘臯方與修安徽通志余見其操筆嚴愼心識之閱歲
來藩南楚湘臯亦歸就學博以所增訂楚寶一書來質
余已爲之序刊風行海內矣嗣余去楚有年從黔中移
節重來湘臯復以重訂楚寶求序會余有江右之
命未果爲已而湘臯送其子若姪赴朝試迂道過章

門叩其行篋則所訂之書在焉閱之詳審精密凡原書
罅漏舛謬者無不彌補駁正於是楚中數千年之文獻
秩然無不可徵比歲余復奉

命來楚湘臯喜余三

莅此邦與楚人有緣也復申前意夫古人文章經濟炳
於當世者或以久而暫晦晦久則必復發其光亦其人
之精神不斂也其間又必有力能闡顯者起而任之而
其人亦因以不朽湘臯落落一冷官乃於其鄉之巨人
長德遺言緒論兢兢愛護惟恐或失既增訂此書復纂
輯資江耆舊沅湘耆舊兩集其表章先哲不遺餘力如
此余以是歎渚宮雞次之典荆衡雲夢之奇不能湮沒
又歎湘臯之生爲不偶其用力勤而收名遠雖不顯於

時必傳於後無疑也故因其請而復爲之序道光十九
年歲次己亥嘉平月

湘臯自訂年譜序

余生四十有二年矣少多疾病長而昏瞶上託先人庇廕幸不早填溝壑而頑鈍繆盭不克稍自樹立德業不就文采不彰屢舉見擯頻歲奔走侍奉無狀上累老親罪大惡極遂遭大罰自乙亥遭府君之變徒跣踰隄已無生理徒以老母在堂匍匐廬次苟延視息豈意天薦殛酷閱歲而太孺人倏忽見背倉皇叫呼禱祠不及醫藥無靈是豈太孺人之壽止是將母天疾不孝子之罪而速戾於吾母也五中屠割魄逝心壞天乎人乎果何罪乎衰門多釁是歲冬月叔父璧園府君又相繼捐館期年之內一門之中三喪並舉齊斬疊纏天禍衰門於斯極矣哀哀鮮民而覲顏

獨生者何耶而苟且求活者何耶苦由以來殘骸餘魂百
疹叢集四肢麻木兩脇脹懣已食猶飢不食自飽耳鳴目
花齒豁頭眩久坐則痺數武卽喘或時寒熱手足冰烙夜
起頻溺時黏牀褥神志荒耗心泉涸竭偶執筆搆思中搖
搖如人將捕勉強終業則夜不著枕沈休文所云形骸力
用不相綜攝常思過自束持方可僂俛後差不及前差後
劇必甚前劇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以今而觀斯言信矣
大懼一朝澌滅無以追述先德垂示將來是以及形神未
離之日慙敘不肖有生以來自骸提以至強壯暮爲年譜
藏之私笥傳之子孫以明不肖之幸不早填溝壑不大玷
辱先人者皆先府君先孺人艱難鞠育焦神勞思力盡筋

疲之所致而先府君先孺人亦以不克享一日安逸之
奉臻耄耋期頤之壽者皆不孝之頑鈍繆鑿罪大惡極有
以累之也柳子不云乎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
猶言猶食者何人耶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
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爰自生歲訖於大故四十年之
事合爲一編釋後頑很不卽死仍每年續編庶冀不肖餘
年爲吾父吾母謹爽式憑之所賜云時嘉慶戊寅秋顯鶴
謹識於桂林寓室

附錄桐城吳侍御廣枚春麓序天予人以歲月賢愚之
所共也賢者愛之惜之所處之境甚困而不覺歲月之
悠長也愚者翫之惕之所處之境甚舒而不覺歲月之

疾促也非天之私乎賢者也其生平之所爲自少至老大異乎庸衆人之所爲一一可追溯焉以承先志裕後昆信吾身之不虛生夫然後可以立身可以立身然後可以事親可以事親然後可以質諸天下之人以證其心理之同使拳拳於愛日之忱而不能自已今年夏五廬湘臯於皖城賞奇析疑晨夕無閒嘗與余言尊甫台峯先生暨母毛太孺人鞠育之勤操作之苦而自傷祿養之不逮未嘗不撫膺垂泣也至於鄉曲里閭閒親戚之往來友朋之酬酢其有與明發之懷相感觸者未嘗不慷慨歔歔嚶嚶言之令人如聞其語如見其人也久之聞其有自墓年譜復索觀之湘臯潸然曰予敢自爲

年譜乎哉念吾父吾母之習勤勞茹艱苦者多歷年所
其在我生以前者不及知謹就我生以後見聞所及者
書而藏之以示後世子孫俾勿忘前人遺事耳予敢自
爲年譜乎哉雖然恐人之不余諒也予盍爲我言之予
受讀三復按譜自乾隆丁酉訖嘉慶丙子由懸弧之始
以逮終事太孺人之後四十年前兩尊人夙興夜寐勞
心焦思持家之勤儉制行之精嚴怙恃顧復之恩提命
訓導之切臚列無遺而湘臯昆仲孝友敦篤之風亦於
此可見古人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者意在斯乎嘗讀幽風七月自流火授衣以
逮于耜舉趾萑葦條桑采荼薪樗索陶乘屋之事所記

監詳焉年譜所載太孺人采椽爲食牽蘿補屋至於十指痺痠皮膚皴裂以今視昔殆有甚焉使子孫世守弗譖遏逸豫之萌凜息荒之戒敦睦嫻任恤之誼吾又以卜鄧氏之興未艾也湘臯勉乎哉人者天之所貴時者人之所珍子旣學成行立無失時以事其親矣自今以後以事親者出而事君則他日之年譜又將紀廣颺歌喜起焉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士大夫之孝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歲月之遷流又何足恨乎廣枚歸山以來陞伏荒陋衰老日增懼不足以闡揚盛德感君至性振觸百端維時去先太宜人之歿十有一年去先大夫之歿且二十年矣爰流涕書而歸之

錄諸城王大令金策香桂序年譜非古也手所自爲
古尤無有或有之者大都貴官顯仕又有大勛足可名
世傳後門生故吏相與私竊篡緝用備家乘待徵國
史否則自識遷轉歲月取采鄉里誇耀子孫而已湘臯
通人就令身都通顯必不自張大而竟有此者何哉予
官楚南近十載與湘臯名相聞久予旣漫浪邊徼湘臯
又以謀衣食奔走四方匆匆未及見而已將去矣今歲
春暮忽相遇於長沙稍讀近集意欣欣以未相失爲幸
旣而相見愈數相知愈深乃出所著年譜鄭重相示受
讀未半涕泗橫流交頤霑胸綆縻相續不可斷絕矣嗟
乎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詩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此

夫有稷黍可藝而不得歸養其父母者之言也則夫無
稷黍可歸藝而又不得歸養其父母者又何如耶此夫
有王事而不得歸藝稷黍以養其父母者之言也若夫
無王事可驅馳而不得歸藝稷黍以養其父母者又何
如耶湘臯世族弱冠舉賢書顧盼科名謂可立致既數
數不遇乃不得不暫移其膝下之身以求仁者之粟而
謀潔白之養如是十餘年所志究未遂而二親已先後
謝世昔人云樹欲靜而風不甯子欲養而親不逮豈不
悲哉湘臯家故貧自叔父令山左里議遣戍益復困乏
當是時其先君子固窮之節友于之誼與其先太孺人
所以計辛鹽謀旨蓄恩勤拮据以立家道而長子孫蓋

有人子所不忍言而又不能以無言於是戚然自思身
親之餘也則吾身所有之年皆吾親所餘之年也吾姑
斷自吾生之年以爲之始而凡吾之所不忍言而又不
能不言者皆得續折而作繫焉於以備家乘傳子孫無
遺忘也此則湘臯年譜之所由作也所譜者湘臯之年
而所記述則非湘臯之事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又曰尙愼旃哉猶來無止嗟乎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若
策輩者非有事敦政埤經營賢勞如北山北門之所告
哀而羈縻牽率末由歸養其又安能讀是編而無涕淚
者哉

臨川吳氏譜序

戊寅春臨川李春湖中丞招余同客桂林其鄉人吳斗翁
柄先存焉中丞指謂余曰此吾鄉獨行士也余陰識之既
久處因悉其內行醇篤志節不苟雖貧老依人而意氣踔
厲言論質直無世俗軟熟嫵媚之態余以是敬之歎中丞
之言不余欺也已而斗翁持其譜牒世系詣余斂容請曰
柄不肖無所恃以爲先人後今衰宗將有事於家譜柄貧
且老乞食他鄉不克敬襄其事將求仁者一言增重譜系
且使世世子孫知柄雖落魄無狀尙不見棄於當世君子
吾子其不苟於言者敢敬以請余旣重斗翁之爲人又歎
其立心之犖而執禮之恭也其敢無辭按譜稱臨川吳氏

爲唐吳兢後世居蜀閬中其七世孫宣避孟氏亂始遷江西宣之子三人曰綸經紹重遭南唐之變遷徙不常綸之子有名世者由南豐徙閩之浦城傳四世至江濟公宋隆興進士歷官兵部尙書孫至道官江西提舉提舉以疾歸道出臨川之北鄉汪家橋橋之西官田邨有汪氏者與提舉有舊以季女歸提舉三子公信因家臨川遂爲臨川人世稱官田吳氏臨川之有吳氏自此始也數傳而有遜齋公紹興癸丑進士官荊州刺史嘗手訂其世系源流展轉著籍之由爲書昭示來世臨川吳氏之有譜自茲始也余序至此斗翁復愀然作色而進曰衰宗之不振久矣白荊州舉進士後繼起寥寥有明三百年登仕版者僅三人入

本朝來自吾祖父至柄身凡七世無一舉於鄉隸於朝者
嗚呼隱已哉某不敢妄有所稱引惟吾子質言之余瞿然
起曰信哉斗翁之言此真可以諸吳氏矣顯晦寧計焉位
爲三公爵至通侯苟其人行不合義適足以貽羞門第今
閭巷出入負販耕鑿之子有能孝弟謹信敦篤仁讓於國
爲良民於家爲賢子於里黨爲清門爲善族崔盧之貴無
以加也不顯何負於吳氏哉 今制以科舉取士市井小
兒挾盈尺冊皆可掇拾巍科有識者無稍榮辱欣戚於其
閒或且扳援依附以自豪哀哉固宜斗翁之不爲也斗翁
與中丞同里閭中丞當代賢者於人不輕許可獨稱道斗
翁不置卽斗翁之賢可知卽吳氏之有後於臨川可知已

斗翁其往求中丞一言以張其宗以信其鄉人而傳之後
世不顯何負於吳氏哉

甯鄉黃柴姜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古有專官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世族之所出者爲之宗又曰司商協名姓周禮小史莫系世先鄭謂世卽世本之屬又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春官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又曰人之有姓所以篤恩愛厚親親又曰族者湊也謂恩愛相流湊也君子觀於族姓之義而譜牒之事以興所以反本復始類族辨物意至深遠也後世官失其守家自爲書而氏族乃淆亂矣隋唐以前九品中正之法行譜猶藏於官其見於古籍可考者應氏風俗通何氏姓苑林氏元和姓纂鄧氏

古今世族辨證新唐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諸書猶存古
意而穿鑿曲說自相抵牾者所在時有甚矣譜學之難也
寧鄉多著姓求其聚族而居蕃衍碩大歷千年之久者莫
如黃柴姜氏黃柴在縣治之西百里馮水所經其上有姜
坊姜氏族居於此其山勢迴環敦龐土厚而水甘其在於
人淳謹愿懋習於勤動無他處詒情澆薄之習其秀而文
者介然傑出能文章立名義以故十室之美一節之善多
出其間余籍居新化爲古梅山上游宋史載梅山谿嗣四
至所云東起寧鄉可徒嶺者其麓卽黃柴之陰往嘗取道
往返羨其山川雄秀風氣古樸欲移家卜居其中及承乏
司鐸與邦人士晉接日習徵之圖經地志邑乘譜牒益嘆

姜氏之盛其來有自非偶然也寧鄉入 本朝五十餘年
無舉於鄉者至康熙丙子科姜曰瑛始赫然以其名貢禮
部而巍科顯秩遂肩駢踵接彪炳湖湘原其始實自姜氏
發之得不謂之名族哉今年夏其族國子生樹基以採訪
節孝事屢詣余齋以其族續修家譜致其宗老之意乞余
言爲序迺得所爲姜氏譜者讀之知姜氏占籍寧鄉自唐
季評事公諱德厚始七傳而分舜梅舜雷舜國三房歷千
餘年凡若干世支分派別昭穆遠近釐然較然評事以前
則略而不書徵其所自出不敢誣也評事以後或各自爲
書或合爲一書謹其所由分不敢忽也嗚呼洵可謂譜之
善者矣歐陽公爲杜祁公墓志稱千餘年間惟杜氏能不

失其世次於南豐曾氏則疑之士大夫家流離轉徙亡其
世系有不知得姓所由者里巷小民又昧於闕疑之義或
拔援門第以自豪否則視同體如陌路蕩然無復敬宗收
族遺意蓋譜學之不講久矣今觀姜氏來自五季兵戈擾
攘之際乃能保世茲大羣萃州處閱千年之久墳墓相守
喪紀祭祀相屬燕飲相齒雖族大丁繁閒有遷析亦不過
百里內外一合食則旦夕立至喜相慶憂相恤善相勉不
善相戒有無相通藹然家人父子恩義維繫團結於不可
已稱此所爲譜豈徒一族之事蓋先王所以厚人倫美風
俗致太平之具胥於是乎在爲語姜氏諸宗老四嶽神明
之胄其生必繁其世必大又幸值

聖世爲邑名族其

益率宗人恪守家法懋崇令德進奮於時則姜宗之寢昌
寢熾方未有艾若徒以衣冠簪纓爲一邑之盛猶淺之乎
視姜氏也余不敏無以副姜宗諸父老之意敬援古者官
譜世族之義以明譜法之重而又以下姜氏之大也是爲
序

邵陽鐵塘羅氏譜序

邵陽中鄉羅氏凡四族一公田一甘棠一白鹿一鐵塘皆蕃衍巨族而文章節義世有名人尤稱鐵塘鐵塘之先出於江右懷下其初有青叟者以尙書試漕舉授衡陽丞不樂居是官考滿遷山西永和令曰吾卻一丞拾一令人其謂我何不就其子大器以特科除衡陽教諭官滿將歸衡士服其教爲買宅於蒸水之西不聽去遂迎其父居焉此由懷下來楚之始也子三長忠亦以特科除南海簿復由衡卜居邵陽之中鄉鐵塘此鐵塘羅氏之所由始也忠子宗之咸淳閒入大學踰年復以特科進士起家官翰林知制誥自以家世屢起特科又以時事日促愀然有去志屢

疏乞還朝廷亦念其文學忠烈允其去爲賜銀幣給廩膳
復御書清肅二字以寵其行宗之雖去國而眷懷宗社一
飯不忘以所賜銀幣建永慕堂奉勅書其上朝夕泣拜示
子孫不忍背宋歷今七百餘年堂之巋然者猶在望蓋其
貽謀爲已遠矣自是而後一傳而爲桂林再傳而爲鞏昌
三傳而爲平南四傳而爲介休五傳而爲梁山皆起家守
令以清白吏著聞於勝代得不謂之顯族哉而余之爲鐵
塘重者尤不止此夫不知其族觀其人不知其人觀其友
吾楚入國朝二百年來得立傳史館儒林者衡陽王先
生一人而已先生勝國遺民文章氣節獨有千古生平不
輕許可顧拳拳於鐵塘羅氏當其奉母避亂中鄉主鐵塘

諸羅羅氏子弟多從之遊故諸羅率多特立獨行敦善不
怠君子其最著者爲養浩得我孝懿三先生余曩歲輯沅
湘耆舊集搜求王氏遺書稍知得我高蹈蹤跡而無由悉
其本末乃并其名茫然以是積塊胸中耿耿者非一日矣
去歲重主東山講院當事以郡志誣諉乃徵求郡中諸大
姓譜牒久之得鐵塘羅氏譜讀之而得我之名姓與養浩
孝懿三先生事蹟炳焉又得王先生名父子所作諸羅墓
誌家傳乃嘆羅氏師友淵源所自來而吾之所爲鐵塘重
者固在此不在彼也因采其事入志傳自翰林至孝懿凡
十三人多前志所未錄者此自關秉彝好德之良徵文考
獻之力非邀譽於其子孫不待其子孫之請而後爲之也

乃其裔有名文彬字立齋者致其族宗老之意來館肅衣冠再升而言曰先生幸不鄙夷寒族願終賜一言以光譜牒其自衡陽以下受其賜又曰衰宗入本朝無一能光顯籍於朝者大懼闇沒不彰無以塞盛意然某不敢他有所援引也先生其終教之余聞言嘆曰以若所言真乃不愧羅氏之賢子孫足以光羅氏而有餘也晚近科名鄉曲小生粗知文義皆可唾手得蓋有有之不足重者也顯不顯何足深論又況鐵塘名族世重中鄉溯自咸淳至今七百餘年之久保世滋大敦篤仁讓無他姓暴傑澆薄之習其秀而文者試郡縣隸庠序彬彬然真有如得我先生所云榮懷不敢必而行誼可自致者語有之公侯之後其始

必復吾知積鬱久必有魁奇磊落之材出其閒於以恢先
緒而大門閭鐵塘其大顯於邵哉而又何藉乎余言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三終